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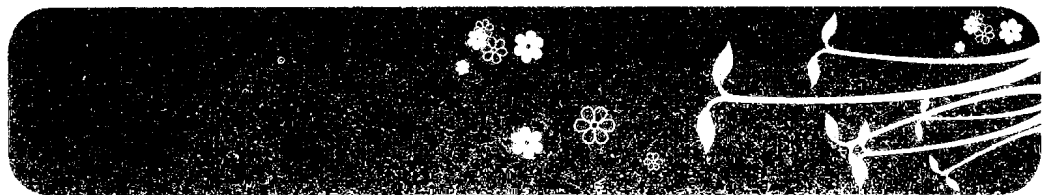
的我北漂在外，为了省钱，每天都被油盐酱醋弄得心烦意乱，这才知道做饭并不是歌里唱得那么浪漫。不管什么事情，日复一日地去做，都不会让人觉得浪漫的吧。可你每次给我做饭却仿佛乐此不疲，甚至想方设法学着电视节目和菜谱给我换花样。一次在公司憋了一肚子气，回家后对着专门来照顾我的你大声吼叫：“你除了做饭外什么也不会！就知道唠叨！”那一瞬，我看见你眼里闪过一丝难过，却什么也没说，默默地为我盛好饭菜，搁进微波炉，然后走进了卧室。那一刻，我很后悔，却无法把已出口的话收回。

妈妈，对不起。

我第一次来月事，慌乱得直哭。你细心告诉我，不要吃酸冷食物，不要接触凉水，腰腹部注意保暖。我点头答应，开始养尊处优地一滴冷水也不沾，连内裤都扔给你洗。一次我听见你抱怨月事带来的腹痛，不久就看见你正在冰冷的水中清洗蔬菜。我竟然忘记了妈妈也是个会来月事的女人，可我并未分担你的辛苦，只是随口要你用热水，别心疼水电，然后抱着热水袋坐到了电视机前。

妈妈，对不起。

从小到大，我的生日你都会记得为我庆祝，还让我呼朋唤友玩个高兴。直到有一次，我听到有人说：我们的生日就是妈妈的受难日，因为那一天妈妈历经十月怀胎的艰辛，如受难一般生下了我们。可是那一刻，我竟然发现连你的生日都不记得。那天回家我就冲进厨房抱着你哭，不停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妈妈，我从没想起我的生日就是你受苦受难的日子。”你甚至有些不太习惯我的拥抱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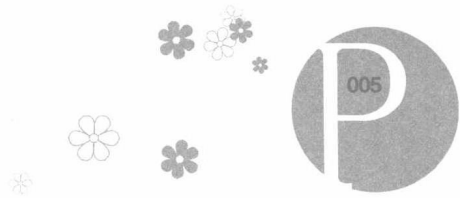
只是笑着说：“讲什么傻话，妈妈生下你那天是最幸福的日子啊，怎么能不好好庆祝呢？”

妈妈，对不起。

经过了沉闷压抑的中学生活，进大学后，我开始肆无忌惮享受青春。穿着暴露的吊带裙，将头发拉了又烫、烫了又拉，买一堆价值不菲的化妆品，去跳舞去唱歌去聚会去旅行……我将你的劝诫当作啰唆，每次都急不可耐地想挂掉你打进宿舍的电话。因为我喜欢的男生正在楼下巴巴地等着我，我的舍友正等着我出去逛街吃饭……那年寒假回家，发现家里新换的电话机竟然磨花了数字按键。爸爸告诉我说，每次为了打通我宿舍的总机，你不知道要拨多少次长途区号和号码，一直到门房的阿姨接通转分机为止。

妈妈，对不起。

等我到了三十岁，开始为眼下生出的第一缕皱纹心急如焚，这才想起忘记了妈妈并不是天生的母亲，她们也曾是有着美好年华的少女。记得工作后的一天，和你搭乘公车，有个年轻人给你让了座，这才让我意识到，你真的老了。我从没想到一直陪伴我的妈妈会老得这么快。当我重新端详你的面容时，才发现你两鬓斑白，肤色暗沉，即便再合体的衣服和昂贵的化妆品也无法使你回到年轻。我忆起旧照片上那个朝气蓬勃的可爱少女，眉眼灵动，神采飞扬，漫长的岁月里，你的青春随着照片的泛黄在慢慢流逝，而我，却毫无知觉。



妈妈，对不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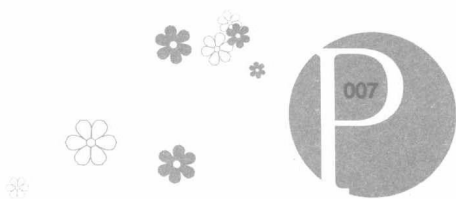
大学毕业后，我开始选择工作，我知道你多么渴望我留在你身边。你甚至在家乡为我准备好了婚房。可执拗的我却要远赴他乡，你的劝阻和眼泪打动不了我任性的的心。你担心我单身在外吃不好睡不好，担心我受不了工作压力，甚至在电话里听见我异样的声音都会担心我是否感冒。为了看到我的样子，年过半百的你竟学会了使用电脑视频聊天，当你第一次从摄像头里看见我时，我看到了，你笑得那么开心和满足。

妈妈，对不起。

自从我离家后，打电话已成了你的习惯，你说过，一天不听到我的声音就难以入眠。记得吗，几年前，我和一群驴友去珠峰，事先不想让你担心，只说自己去了四川。在珠峰手机欠费停机，懒得管的我继续玩了个天昏地暗。等我给手机充好值，给家里打电话时，首先听到的是你的哭声。你委屈而担心的声音让人心碎，“怎么才给我打电话，我要急疯了……”我这才知道，手机停机后，打不通电话的你猜测我是否出事。那时我换了工作，也搬了家，除了手机号码没有任何联系方式。你说，这两天都坐在电话前等我的电话，只要铃声一响就马上拿起话筒。你害怕如果我出了事，可能这辈子都找不到我。听到你的哭声，我心如刀绞。从那以后，我无论白天黑夜都会将电话开机，只为的是不让你担惊受怕。

妈妈，对不起。

工作后的我，经常将你当作倾诉筒，我会神采飞扬或哭哭啼啼



睡一个被窝了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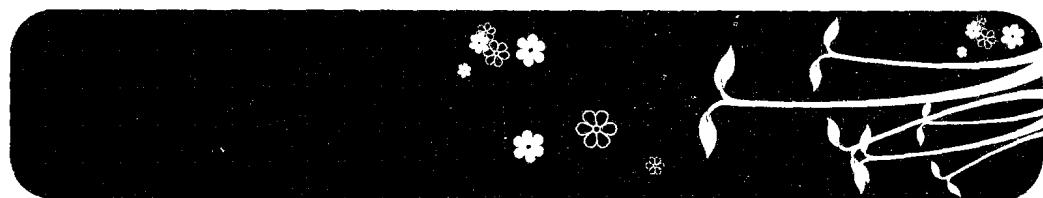
今天是母亲节，我又不能陪在你身边。回忆起来，我第一次知道母亲节是小学五年级，那时我将它视为一个和圣诞节那样洋派的节日。为了追时髦，我买了一朵大红的康乃馨送给你，同时告诉你母亲节的来历。你有些吃惊，继而是非常欢喜。那朵康乃馨被你精心插在一个玻璃杯里，每天给它换水，切掉腐梗，直到它萎缩发黑才被恋恋不舍地扔进垃圾桶。我长大后，有了收入，给你的花束越来越大，母亲节礼物从水钻胸针到高档服装，再到白金首饰——但是我都不在你身边。那些通过快递转交的鲜花和礼物，代表不了我亲自的祝福，你只能看见一张干巴巴的纸片：妈妈，母亲节快乐。

可是，今天的我想对你说：“一句对不起，就是一句我爱你。说完这十个对不起后，才知道我有多么爱你。”

我已高出你半个头，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牵着我的手，而是由我挽着你的胳膊。以前你是我心中的山，现在我是你晚年的拐杖。你让我依靠了近三十年，我还能让你依靠我三十年么？我还没来得及好好陪你说说话，陪你逛逛街，你的皱纹就已浮上面容。

妈妈，不知是否有来世。如果有，能不能让我下辈子做你的母亲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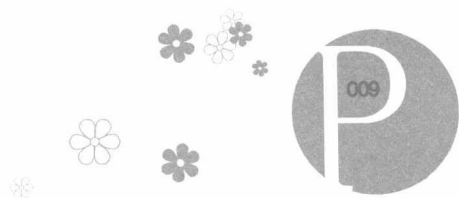
我将加倍偿还你今生对我全部的爱和牵挂。我会带你去游乐园，带你去图书馆，给你买冰激凌，教你唱歌跳舞；等你长成窈窕少女，我会用最美的服饰来装扮你的青春，追求你的男孩子都要经过我的审核；在你的婚礼上，我会亲手给你戴上洁白的新娘头纱，



同时对新郎千叮万嘱要他好好对你……

相信我，妈妈，我会用我的爱呵护你，永生永世。

妈妈，对不起，我爱你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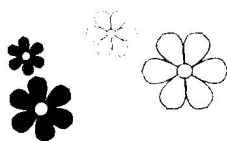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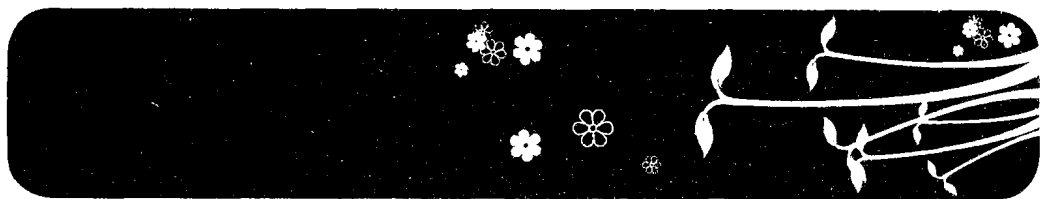
妈妈，我想回家

文/青竹



有家有你们的地方，就是天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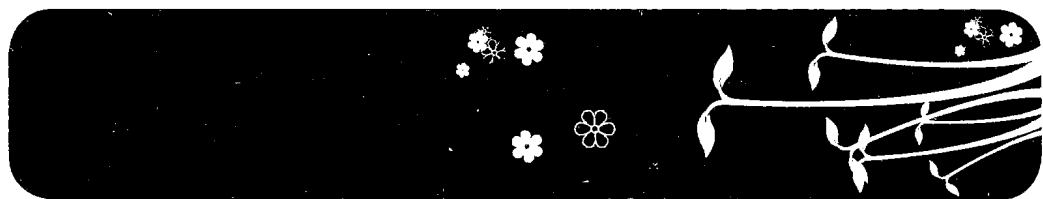




仍记得，一身疲惫倦怠、狼狈不堪的我拎着大包小包站在门口，高声地喊着：“妈，妈，我回来了……”而您，满面笑容地小跑着出来，手上的面粉还沾到了脸上。

爸爸，妈妈，女儿终于明白，你们就是我的牵挂。

而有家有你们的地方，就是天堂。



1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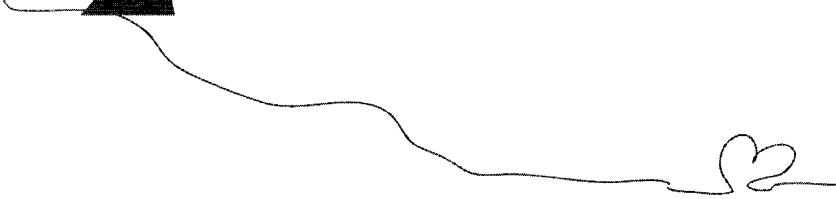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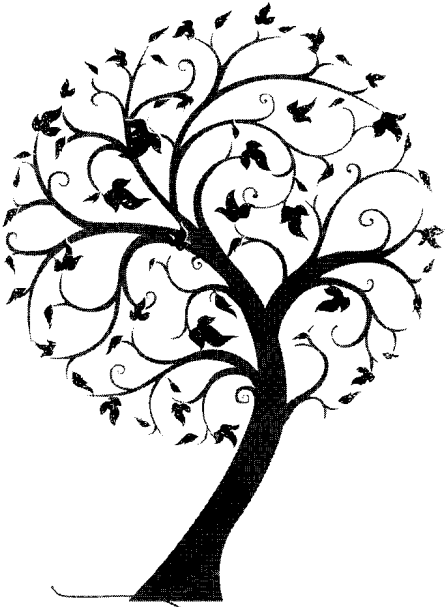
母亲真的老了，变得孩子般缠人。每次打电话来，还没说两句话，就满怀热诚地问：“你什么时候能回来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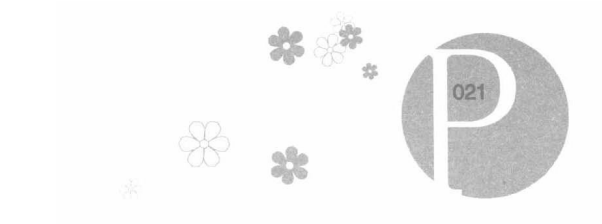
且不说相隔一千多里路，要倒三次车。光是工作、孩子已经让我分身无术，哪里还抽得出时间回家。母亲的耳朵不好，我解释了半天之后，她仍旧热切地问：“你刚才说星期几回来？你再说一遍。”

几次三番，我终于没有了耐心，在电话里冲母亲大声嚷嚷，她终于听明白，叹口气挂了电话。隔几天，母亲又问同样的问题，只是那语调怯怯的，没有了底气。她像个不甘心的孩子，明知问了也是白问，可就是忍不住。我心一软，沉吟了一下。

母亲见我沒有烦，立刻高兴起来，她欣喜地向我描述：“后院的石榴花都开了，热热闹闹的，西瓜快熟了，全是沙瓤的，都给你留着呢。”

我为难地说：“那么忙，怎么能请得上假呢。”她沉吟了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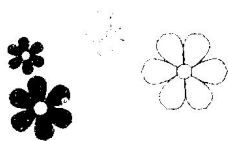


有妈在，一切都会好

文/风为裳



她想：就算这世界无童话，有妈在，一切也终归都会好起来的。





又难的日子呢!”

她说的是她 18 岁那年的事儿。

3



18 岁那年，她漂亮成绩好，有很多男生喜欢，也因此她在学校被女同学排挤。她们合起伙来欺负她，在她的饭盒里放蜡油，在她的床底下塞毛毛虫。她跟她们吵，跟她们打，班主任老师来管，那帮女生就放出风去说她勾引老师，老师的媳妇不是省油的灯，来找她，给她两巴掌。她的世界都是黑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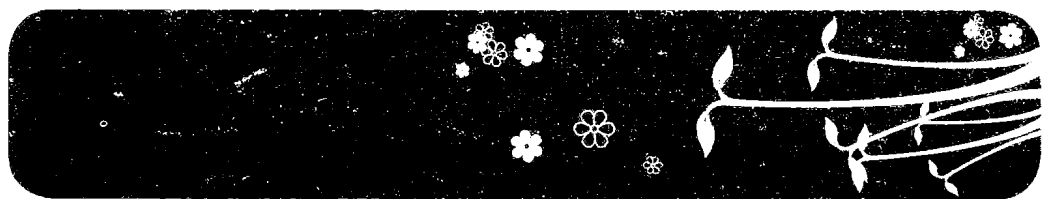
她回到家，妈和爸正在收豆子。手上被豆秧割得全是小口子。爸能沉默出一块金子来，两个弟弟除了吃饭回家，其余的时间都在疯玩。妈里里外外地忙乎着，倒出嘴来问她在学校咋样，她什么都说不出来。眼泪滑到嘴边，就着米饭吃到嘴里，她说：“嗯，挺好的。”

她在家住了两天，周日晚上，她得回学校了。妈给她准备的馒头咸菜她都背好，人却漫无目的地往前走。

镇上有家网吧，里面缺个打扫的，她怯生生地问：“我行吗？”满脸横肉的男人瞟了她两眼，说：“钱不多，你也别给我惹祸。”

她连忙点头。

网吧的活不累，只是有男人会毛手毛脚地摸她一把掐她一下，她吓出一身冷汗。满脸横肉的老板也让她浑身不自在。但是好歹可以挣钱，可以逃避学校里的那些屈辱。



她没想到第三天，妈就找了来。妈的脸色铁青，妈说：“你长能耐了，啥事不跟我说了！”

她搓着手，妈说：“要不是你们那个小老师怕出啥事找到咱家，我还以为你在学校里……”

她哭着跟妈说了学校里的那些事儿。妈的脸气得通红，妈说：“咱没做亏心事儿，咱还怕了那些死丫头不成。”

妈拉着她回了学校，站在学校的走廊上，妈开始气壮山河地骂人。妈说：“有本事，你们也次次考第一名；有本事，你们也唱歌比山雀还好听；有本事，也让那些半大小子的眼珠子也落你们身上。欺负我闺女那算啥本事？”

她害怕，拉着妈，说：“妈，咱算了！”

妈跳了脚，说：“咱老实本分，人家骑了脖颈拉屎那还行？咱不惹事不招灾的，还能让谁抓把土给埋了？”

那次的事儿校长出了面才平息。小班主任替他老婆给她道了歉。那几个神气活现的女生也成了霜打的茄子，大家都知道她有个惹不起的妈，也就不惹她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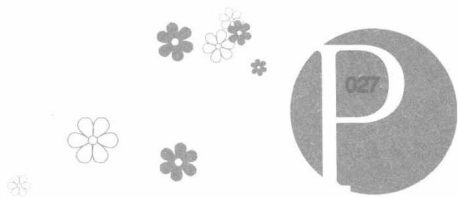
那次回家，妈很严肃地找她谈了话，妈说：“这一辈子是你的，你得想好了，不能因为别人，你就毁了它。”

她看着妈日渐苍老的样子，她很想问问：您的这辈子呢？是不是因为嫁到她们吕家就被这个家毁了呢？

4



8岁时，她背着花书包上学时，妈跟她说她当姑娘时，最让



人羡慕的就是写一手好字。妈说：“妈没走出这村子，老闺女，你得使使劲，替妈把愿给还了。”

据说，妈当姑娘时，漂亮和手巧是有名的。妈的成绩也好，一直上到初一，解放军来招女兵，妈报名，一次次选下来，妈是唯一被选中的。可是姥爷好赌，在赌桌上把闺女输给了爷爷。

妈是在当兵走的路上被拦下来的。妈绝食了好些天，差点就要了命。

妈跟她说起这些时，就像是说别人的事儿。妈说：“这世上的事儿啊，是你的，就是你的，不是你的，你争你抢也白搭。”

妈还说：“人活着就是要经历很多苦事，苦不要紧，你自己找着乐就行了。”

那时，家里的口粮不够吃，妈就去人家收完的地里去拣豆子拣玉米拣土豆。天刚亮出去，天擦黑了回来。妈大声地跟邻居说笑，还唱歌，她不知道妈怎么就有那么精神有那么多劲，使也使不完似的。

她贫血，小脸白得跟纸似的。妈急得嘴长了一溜水灵灵的大泡。她出去转了一圈，拎怀里揣了几个鸡蛋，打到碗里，撒上点葱花，蒸了一碗油汪汪的鸡蛋羹，她吃得香，问妈哪弄的鸡蛋，妈呵斥她：“吃你的，管那么多干啥？”

邻居叉着腰在门前骂时，她才知道那鸡蛋是妈摸来的。她把蒸好的鸡蛋羹推到妈面前，说：“我不吃。”妈摸了摸她的头叹气：“跟我闺女的命比起来，挨几句骂算啥。”

她倔，抬手就把那碗鸡蛋羹倒进了脏水桶里，她说：“我不吃偷来的东西。”



两年前，爸走了，两个弟弟大学毕业也都散落在城里。村子里只留下了妈，这次来，她没打算让妈走。

她告诉妈哪个是洗手液，哪个是洗发香波。洗完脸，先擦哪个，再擦哪个。妈说：“哎哟我的娘哎，整这么复杂，我可记不住。”

她就笑了，说妈土，说你还上过学呢，咋跟不认字似的。

妈嘿嘿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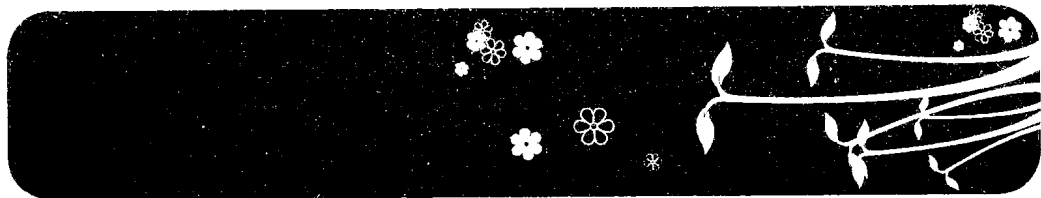
晚上，她带妈出去吃的饭，一桌子菜，妈没吃几口，却高兴得说村里村长都不定上过这么高级的饭店。她笑，干啥跟村长比，你的福气大着呢！

回到家，妈仍是这看看那看看，问东问西的。她问：妈坐了那么久的火车不累吗？妈摇头，然后，她一转身，看到妈像孩子一样蜷着身子睡在了床上，脸上挂着满足的微笑。

她没告诉妈，金融危机来了，她的公司不容乐观。

可是她知道，纵然是妈知道，也会告诉她天无绝人之路。

她想：就算这世界无童话，有妈在，一切也终归都会好起来的。



从来不曾吝啬。中学二年级，学校组织的一次文艺演出，我领舞，看中商场一条白色缀了花边的裙子，但知道贵，回去说给唐芙蓉听，心里有些慌张。

她过去看，在价格单前驻足片刻，抿了抿唇，牵了我的手回家。第二天放学回来，她将那条裙子摆在床上向我展示。我惊喜万分。

穿着它，我赢得了少女时代的第一份被人注目的美丽，一如公主。而几天后，回来碰上房东为拖欠的房租在质问她，她低头一再道歉，好脾气地忍耐着。我才知道，我的裙子，是她拿了房租换来的。

“没关系，”她说，“顶多跟人家说两句好听的，缓缓再交，我姑娘的漂亮却不能错过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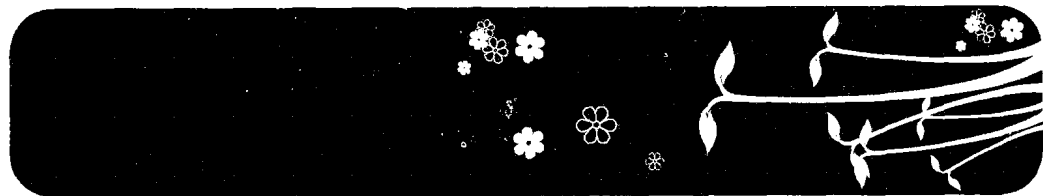
我抱着她，在她身后偷偷地哭。这是唐芙蓉一贯对我的方式，不管怎样，她要我美。她成就我成长中的美丽。她要我因了这样的美丽而快乐、自信。

她做到了。跟着她，我从一个自信的小孩长成自信的少女，并一直如此前行。

4



慢慢地，我读书的费用和生活费用越来越高，住了13年的房子终于面临了拆迁，在街中卖粽子也赚不到几个钱了。我读高中的时候，我们重新租了房子，是楼房，房租贵了三倍。她盘了一个小吃店，在这个北方城市卖重庆小吃。雇了一个四川



兜里，说，谢谢。

“为什么不要？”唐芙蓉说，“是我劳动所得，另外，一元钱可以给我宝贝女儿买个漂亮的蝴蝶结呢。”

果然，转头，一个漂亮的蝴蝶结扎在了我的辫梢。她说：“女儿，记住，很多时候不要拿自尊来赌气，只要是你该得的，就不要为了骄傲而放弃。何况，要宽容有些人的无理，因为你比他们有修养。”

这便是唐芙蓉的做人观点。一个生在农村只有初中文化的女子，被生活逼迫出不寻常的智慧。我是最大受益者。在这里，学习骄傲，学习坚忍，学习宽容，学习在不公的命运面前不放弃不抱怨，战斗到底。

5



一个人，唐芙蓉走过了最好的青春，没有再嫁。虽然背着“恶名”，我却并不相信她嫁不出去。她是不肯，一是为父亲，二是为我。

这样的女人，怎样忍心辜负她？便好好读书，不惹事端，19岁的夏天考入中南政法学院。那里是她的家乡。

生活费和学费，她替我打在卡上。开学的时候，还是坚持去送我。宿舍四个女孩到齐，摆放穿的用的，看得出她们家境的殷实，自我介绍，也是沾沾自喜。一个女孩看着她，说：“阿姨你真漂亮，你在哪里工作啊？”

不等我回答，她说：“自己开个饭店，呵呵。”口气，似乎



隔得不远不说，我的新任班主任，是俞老师的高中同学，她是专门让同学把我放到那个班里，变相监督和管教我。于是中学三年变成小学生活的延续，唯一改变的，是班主任比俞老师要文明得多，顶多说服教育，从不动手，更不罚站。并且在我的请求下，把我从第一排调到了后面。而前提是我必须保证不在课堂上看课外书，不搞其他活动。否则，做回原来位置。

这些约束都好接受，让我难堪的，是每周俞老师都要到我们学校做探访。少则一次，多则几次，可能顺路就过去了。去到学校，总会详细过问我的学习和遵守纪律情况。有次，听到班主任和她说话，班主任说，孩子大了，不需要管得这样严了……她说，她必须盯紧佟来，这孩子太不像话，不能让他给她丢人……

她就是这样，爱面子，一直就怕我给她丢人。

我们班有几个同学是她以前的学生，他们认得她，于是一起嘲笑我，并把我小时候频繁遭遇粉笔头的事情绘声绘色地描述。这让我在中学里一直威信扫地。13岁，我便下了决心要走出这个镇子。走出俞老师能够频繁活动的镇子。而走出去唯一的办法，便是考出去，去县城读高中。

4

离开她的念头，竟然成了我这样一个顽皮孩子的动力。我开始要求漠视她的频繁造访和同学的嘲笑。为脱离她的视线而拼命努力学习。

初中毕业，我以全校第三名的成绩被县重点高中录取。